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
五
二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徐錫福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六十一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汝固多奇士舉進士第為大理評事歷知舒城與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

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
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
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
為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
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
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
部郎中姦人偽為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
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邱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掠之植劍於前曰攘一物者斬

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為侍御史陝
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為開
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
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為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
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戩相利害周詢是戩議遂
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

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歷八年手詔
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
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
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
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羗戎所用甲兵所
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庫府無空
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効
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為偏裨

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墮
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
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
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
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
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餼貧民去武臣之庸
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

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
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
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
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為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
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
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
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
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

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寔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

轉則為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
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叅舉如兩任通判可
克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
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
可為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
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

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竒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

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為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皇未免屈已為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
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
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
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
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

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
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
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
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
判襄州還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
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
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

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為今得進見

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
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旼安撫
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黯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
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
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
同修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
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黯亦反復辨析卒不果
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

例論者以為非便黜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黜言國
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勛者不可勝數
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
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擢知
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廂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
注官獨先出黜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
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
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黜

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污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
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
矣澤為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黜奏劾廢終身福
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黜奏以為
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
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黜知許州乃言他
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嘗聞先
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

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黥輒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黥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黥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任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黥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

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為翰林學士知審
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為請授他官黷言禮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
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
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詐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
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
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
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

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
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瘐死者衆而吏不
任其責黜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
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
皆數外補之黜請叙者須有關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
見人不以為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堯
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黜剛愎自任赦書下
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為
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
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可蓋前
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
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
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
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
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遂巡引避黯言

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

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

已以人茵噉之在閉封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茵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

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
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
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
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
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
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
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
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

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盡惑宜亟絕之苗
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
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
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
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寶鼎臣
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謫京
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狐峘錢徽事言臣為御
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

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郊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實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實為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諶亟悉焚毀臣與實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為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諶為郊社齋郎

鼎臣棣州人既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為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既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為河北體量安撫令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
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
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
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
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
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冊為皇后又詔立
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
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

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克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

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益連姻而宗益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

陽微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為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為兵衆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

為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

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侯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閣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笞然已死

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
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
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廢獄歷世用刑無如本
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詳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
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
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
而天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况無疾乎

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

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

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郎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覲
覲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
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
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
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
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
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
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
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
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
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
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
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也
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
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衄為國深耻沔繇此坐廢

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還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邱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

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
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
都知任守忠陵轡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
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
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
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
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
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部員

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為
大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
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
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詘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後
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
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奏請罷
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

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易為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溫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為非典制數疏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為置籍次第之召為

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
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師
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
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
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為陛下
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
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
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
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
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
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
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
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
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
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
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
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
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
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
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

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
卒師道勵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奏
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
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閭士良升
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
其課業而出絢遊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
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

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遲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脩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行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

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脩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室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

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
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蘓州未行卒絢疏
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
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禱還獻賦大旨言宜遠嬖寵
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
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

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
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
院為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
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
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
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

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
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
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
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
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
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歷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
奏院為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
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歷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言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

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
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
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
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
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歷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
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閹宦
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

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宋史卷三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張昱之

魏瓘 弟瑛

滕宗諒 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 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

張昱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昱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
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
知溫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
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
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
權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
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既利其

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盪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
卒亦不敢逃還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
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
人分所領卒為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
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
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
言於盪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

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
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昱之自魏馳
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
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衛昱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
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况潛殺降兵數百人
昱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虢州
王則反貝州有言昱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
得逸去今乃為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

詣闕自言嘗為叔父屯田郎中曇賊免緣坐且言曇以
書屬昱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
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
光祿卿致仕卒昱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
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
封府倉曹叅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絲山闕前張
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擾瓘密

以聞詔杖官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
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
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
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
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身居皆不免至是而
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為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
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
還知蔡州潭州為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

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
鑿東西澳為水閘以時啟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
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為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
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為珍貨詔遣
內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
為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
吏民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
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不即奏

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
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
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
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為不
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荆南瓘以為五溪之險師行烏道諸將貪功生事
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為上守禦為下攻

取為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
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
屈史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瓘既廢沆又嘗奏抵逵罪
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齊于瓘
嘗通判陳州遠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
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
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憫其非罪命

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觀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

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勅火
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
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
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鞠訊尚嚴恐違上
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
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
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
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

之凡連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
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
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
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
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
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
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

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
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
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
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
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
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
醑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

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
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
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
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
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
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
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
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

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官能招携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

去剛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
江浙荆湖物價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
即府司軍廵院察寃獄出為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
水遞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
川陝為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
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
西路安撫上言秦義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權酷錢民頗
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

之仍詔羲等毋得復增榷酤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五
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
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艫
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米用之徙知應天府
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
又徙興元府入為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
河南府徙知宿延毫三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
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循

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
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
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
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
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
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妃
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

禮部員外郎為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大辟不廢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

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
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
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
後時乃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
寒暑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
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
悅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

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為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
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
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留司三司
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
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遷太常少
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為集
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

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
調郿縣主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
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
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
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
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為羣
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
中待御史入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為

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折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
尋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
遷刑部為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
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
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
士吳育薦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
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

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關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

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况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為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

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詔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為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為三司戶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為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詢少剌勵自修已

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妓取以為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子垌附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為治盪之辨冤獄配姦吏瓘奏還婦女為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權酷興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

多見也然显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能置對而興謗詢
傅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
理寺丞遷大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
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百金之
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
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為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
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為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

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為計此臣拳拳為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

終不以為罪述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為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

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
姦賊狼藉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
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
庶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
發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畏
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
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
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進其官

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林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為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為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兵械服

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
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
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鞠問士瑤論死其子弟
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
司南京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
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
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
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

押蓋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
少侷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真高第
為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刑部詳覆官改
秘書丞為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
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
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
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

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為三司鹽
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
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
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
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
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
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畧

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畧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

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畧世頗稱之子安石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為夔峽轉運判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廊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救邊民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壘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

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
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
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
鬻畢而歸券私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
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
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
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
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

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
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
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為戶
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自留之曰卿豈非在
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
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
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為後法出

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築劉瑯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汝華三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

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
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
族羗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
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
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
歲減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郊
社齋郎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
渭為通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

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
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為
守禦乃即古渭為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
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
少賜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
贈秘書錄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
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

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
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
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
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
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
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
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諭韓絳築羅兀二砦
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為窮僻然

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僦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
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
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
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鞠罪願貸
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
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
中書戶房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
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場嘗嚴矣一旦

約敗兵拏鬪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
使人左去而兵葦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
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
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逵趙高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
沙病死相屬逵高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
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
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
閨門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育爭之

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
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
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
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
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
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為
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

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贇為陝西經畧使奏
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畧賜五品服尋為經畧安
撫判官守贇既罷以武略應運籌決勝科及試秘閣與
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又參夏竦軍
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
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
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
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

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源渭敗大將任福夏
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
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白廢道
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
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
為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
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
入驍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

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偽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
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
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
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
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
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
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
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

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為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能招輯流民為之給田除稅租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為人田非其所樂侵民稅地做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

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宋史卷三百三